



诗的见证

——凝望“2020年诺贝尔文学奖”得主露易丝·格丽克的诗句

● 张毛毛



师道

二〇二〇年第十二期

每年的秋天，上帝都会送给“孩子们”一份礼物，就是诺贝尔文学奖。喜欢诗歌的人，他们并没有结束自己的童年，而是终身保留了童年的某些气质。故而，我们这些形形色色的孩子们可以认真凝望露易丝·格丽克的诗歌，也不会有太多的负担。

一、诗歌的碎片化阅读

我们认为，现代诗歌是可以碎片化阅读的。一个词语、一个意象、一处留白等，只要它们打动你，我们就可以认为自己开始“走进诗歌”了。请允许我断章取义，先罗列我喜欢的诗句，《冬天结束》“寂静世界之上，一只鸟的鸣叫，唤醒了黑枝条间的荒凉”。鸟鸣唤醒了荒凉，这种词语组合背后是作者对世界的独特感知，这种独特感知带来陌生化的效果。寂静的世界没有因为鸟叫而显得有生气，或者更幽静，而是显得越发荒凉了。“荒凉”不仅写自然环境，还可能在表现社会环境，人与人之间的疏离。《月光》“薄雾升起，带着一点声音。像砰的一声，那是心跳。”“心跳”由“薄雾升起”渐渐引出来，正是这悄然的一跳，新的一天的律动开始了，薄雾的律动、爱情的律动、生



命隐秘力量的律动。《幸福的缪斯》“一只松鼠正沿着电话线奔跑，一片面包皮在嘴里”，我一直无法拒绝这样的描写，多么微末，多么细腻，多么美好。《卡斯提尔》“我曾经遇到我的爱人，在橙子树下。”可惜，这场爱情没有开花结果。再选这首诗里的一句“圣米格尔岛的钟声，在远方回响，他的头发在暗影中金黄略白。”声音、光影和色彩，你看，这里有一个钟声暮色下的剪影。《时间》“而时间继续——就像那场雨，那么多，那么多，仿佛一种无法移走的重负。”这是一场下在诗人生命里的雨，淅淅沥沥，无止无息。这里的雨也可以理解为时间的具象化。此外，在《时

间》这首诗歌里，我们会看到许多颠来倒去的句子，比如“事物成了梦，梦成了事物。”“那感受的成了记忆，那记忆，成了感受。”现实和梦，自我感受和记忆或梦，互相交织缠绕，轮转，怪不得米沃什说：“诗人的内心和梦情同手足”。

二、诗歌的整体性阅读

诗歌本来是文学家族中的长子，但它似乎又永远年轻。文本解读的理论浩若瀚海，灿若星河，但诗歌像一条飞鱼，总想越出海面。诗歌是词语组合的试验场，更是新艺术范式的试验田，它的自我更迭裂变的速度远远快过小说电影之类的。故而，读诗最高境界也要看缘分，不能勉强。当然，不勉强，并不意味着放弃解读。故而，我们再解读露易丝·格丽克的三首诗歌，尝试总结一点读现代诗歌的“关节点”。

雪

露易丝·格丽克
十二月底：我和爸爸
去纽约，去马戏团。
他驮着我
在他肩上，在寒风里：
白色的碎纸片
在铁路枕木上飞舞。